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王大紀卷四十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惠王

十八年狄既滅衛遂伐邢諸侯救之次于聶北邢人潰圍與諸侯合兵逐狄人遷于夷儀諸侯城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邢人如歸齊侯以魯莊夫人之與聞乎弒也召之于郙郙人以師送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齊侯殺

姜氏于夷以其尸歸楚王伐鄭齊侯會宋公魯侯曹伯鄭伯邾人于柽以謀楚魯侯請莊夫人之喪于齊齊侯許之邾人乃歸虛丘之戍魯侯要而敗之莒人以慶父死求賂于魯曰吾得子之賊矣魯人弗與遂伐魯季友帥師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魯侯賜季友費及汶陽田為季孫氏齊歸魯莊夫人之喪經曰元年春王正月閔公

甍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正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

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

救邢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

于夷齊人以歸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台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以書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楚人伐鄭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僣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

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九月公敗邾師于偃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

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莒人求賂于魯魯人弗與為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銳揄以詞命使之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預弒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於魯

十九年冬十一月齊侯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馬歸公

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衛侯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受方任能元年有革車三十乘及其季年乃三百乘鄘國風六篇曰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宫室得其時制百姓説之國家殷富焉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宫楚丘之宫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宫也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椅梓屬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降觀于桑地勢宜蠶可以居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説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説于桑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匪直也人非徒庸君秉心塞淵秉操也騋牝三千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馬也衛國風終十篇曰木瓜三章章四句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

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瓊瑶美玉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瓊玖玉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鄘國風七篇蝃蝀三章章四句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義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

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隮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乃如是淫奔之人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不待命也鄘國風八篇曰相鼠三章章四句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為闇昧之行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所止息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俟待也相鼠有體體支體也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速也鄘國風九篇曰干旄三章章六句美好善

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孑孑干旄在浚之郊孑孑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姝順貌畀予也孑孑干旟在浚之都鳥隼曰旟下邑曰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析羽為旌城都城也素絲祝之良馬六之祝織也四馬六轡彼姝者子何以告之三月辛巳魯莊夫人哀姜號侵晉南鄙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

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請先宮之奇諫不聽里克
荀息帥師會之伐虢取下陽江黄楚與國也始服于齊
秋七月齊侯宋公與盟于貫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
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
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八月魯不
雨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管仲言於齊侯曰明君之所重者政與軍也失主之所
重者馬與玉也故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與人軍而

重與人王君其戒之夏殷之世刑殘之人放諸磽确不毛之地使與禽獸為伍周衰始命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内刖者守囿髡者守積

論曰五帝三王之盛一行一止必於其時必於其義是故晝居於外所任使者則公卿賢士大夫也夜居於内所叙御者則后夫人淑嬪婦也曷嘗有刑餘之人在日月之側乎雖夏商季世桀紂之亂尚無是也及幽王寵褒姒滅西周始

有婦寺之名自是以来帝王大本日以消亡為人君者以行道布徳之公位為快情遂欲之私居故聽政有數而公卿進接者希宴遊無度而妃嬪御幸者無節外不分於晝内不分於夜矣然天下萬事来者不可不應也公卿既不可使至於内妃姬又不可使至於外於是始有用刑餘之人將命於其間者矣齊小白用自刑之豎貂死不獲殯秦胡亥信天刑之趙高為其所殺

後世人君聞是宜披根拔本追復夏商之制剗革周衰之弊矣而漢唐猶有用之以亡國者豈非在於不仁之君哉噫病在不仁之君不可與言也使其可與言則何亡國之有

經曰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封國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而行之者也衛嘗亡滅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於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溥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

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

伐虢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肯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賜也刻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耶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

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兊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二十年甲子冬十一月魯不雨至四月乃雨徐人取舒齊侯會宋人江人黃人于陽穀以謀伐楚齊侯使魯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經曰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

憂雨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太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

六月雨

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自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謀伐為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

國之威江人黄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黄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不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楚王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苞茅纁組不入王祭不

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師進次于陘許男新臣甍楚王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

用之屈完及諸侯盟于召陵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濤塗及江人黃人伐陳六月諸侯還許葬其君穆公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冬十月魯叔孫戴伯帥師會齊宋衛鄭許

曹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晉驪姬言於公曰世子矜狄之戰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矣而難里克奈何施曰子為我具從之飲酒中施起舞歌曰暇豫之吾吾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施出克辟奠不飱而寢夜半召施而問之施曰君許姬殺太子立奚齊謀既成矣克曰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施曰免旦見丕鄭而告

之鄭曰惜也不如不信以疏之固太子以携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乃可間也克曰不可及矣子將何如鄭曰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克曰撓志以從君利方以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而難作經曰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

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凡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死生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苞茅之不貢

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徹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具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台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齊人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台陵是也

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敕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詞退舍台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伯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

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息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巳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于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兹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二十二年驪姬謂世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世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姬毒而獻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斃姬

泣曰賊由世子公殺其傅杜原款將死使謂世子曰守情說父孝也殺身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世子奔新城重耳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此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

死再拜稽首乃卒謚曰恭世子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狐偃狐毛趙衰顛頡魏犨胥臣賈佗從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毋卜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狄近晉不通多怨走之易達可以竄惡可與共憂遂奔翟杞伯姬以其子朝于魯叔孫戴伯如牟娶焉王以后愛子帶故將廢太子鄭管仲言于齊侯曰王將以嬖寵之私廢嫡立庶王室既以

此卑矣今又行之亂亡必至君將何以伯諸侯匡天下乎齊侯曰何若而可對曰君若大會諸侯告于王而請與世子會王以天下之歸心世子也必無害矣齊侯曰善於是帥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世子于首止謀寧周也諸侯盟焉王畏齊侯之逼已也使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將逃盟孔叔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不聽逃

逃歸是時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秋七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晉侯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於是晉地益大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狄南至于河宛人百里奚遊諸侯無所遇晩仕於虞以虞君昏亂去之秦年七十矣秦伯聞其

賢拜為上卿奚因薦其友蹇叔秦伯厚幣聘于宋以為上大夫經曰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竝后嬖子配嫡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𥨸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竟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矣杞伯姬來朝其子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及以會尊之也以王

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亦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作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

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逃歸不盟

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盟惡也請會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

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楚人滅弦弦子奔黄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縕於晉以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二十三年初晉侯使士蔿為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以讓蔿對曰臣聞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

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於是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盡逐羣公子始為令國無公族焉夷吾將奔狄郤芮曰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且必告悔是吾免也乃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齊侯會魯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圍許諸

侯遂救許楚師還諸侯罷兵歸楚王軍于武城將復伐許許男懼因蔡侯請服于楚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狄侵晉晉里克敗之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狄必復至示之弱矣經曰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

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二十四年齊人伐鄭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來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師還小邾子朝于魯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王曰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我死必速

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鬬穀於菟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夏五月齊侯會宋公魯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鄭伯使世子華聽命華言於齊侯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可乎公曰討之未捷茍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誰敢不服若總其罪人以臨之

鄭有詞矣何懼夫子華既為世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乃盟而歸子華由是得罪於國曹伯費子襄嗣魯季友如齊曹葬其君昭公王寢疾太子鄭懼叔帶作難使告于齊經曰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也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二十五年冬十一月齊侯帥宋公魯侯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會王人盟于洮鄭伯乞盟狄伐晉報采桑之役夏五月魯禘于太廟立成風為夫人冬十月丁未王崩謚曰惠王太子鄭立宋公寢疾世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立庶不順經曰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録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係乎王命耳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大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

也曾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偽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之者吾不欲觀之矣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子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僭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祔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書姓氏其貶深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皇王大紀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四十一至四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胡觀瀾

皇王大紀卷四十一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襄王

元年春正月丁丑宋公兹謚曰桓公兹父嗣衛國風七篇曰河廣二章章四句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杭渡也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鄘國風十

四篇曰泉水四章章六句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于淇淇水名也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孌好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出宿于泲飲餞于禰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干言所適國郊也載脂載舝還車言邁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遄臻于衛不瑕有害遄疾臻至瑕遠也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思須

與漕我心悠悠須漕衛邑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寫除也衛國風五篇曰竹竿四章章四句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禮者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之待禮以成為室家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淇水悠悠檜楫松舟悠悠流貌檜栢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出遊思鄉衛之道王使宰周公會齊侯宋子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夏五月乙酉曾伯姬卒秋七月戊辰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諸侯咸喻乎齊侯之志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束牲載書而不歃血王使宰周公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

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
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齊侯顧管仲管
仲進曰臣不進禮亂之本也齊侯對曰天威不違顏咫
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
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於是宋桓公未葬而襄公會諸
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甲子晉侯䖏謚
曰獻公奚齊嗣秦伯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
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

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命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于秦伯秦伯曰仁夫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初獻公使荀息傅

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里克丕鄭將殺奚齊告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曰將死之克曰無益也息曰吾與先君言矣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克殺奚齊于次息立公子卓以塟經曰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其曰宰周公者以冡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冡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

端揆之職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觀五禁初命之詞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甲子晉侯佹諸卒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體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天理根于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彘者

二年冬十一月魯侯如齊溫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

狄狄人伐之王不救狄狄遂滅温温子奔衛里克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里克使召重耳子犯曰以喪求國是樂喪也以亂求人是喜亂也喜怒哀樂易節何以導民公子曰非喪誰繼非亂誰納子犯曰哀在父母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大喪大亂之罰不可犯也乃辭使者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伯納之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今其言多忌克難哉齊侯許男伐北戎晉

侯使謂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晉侯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晉大雨雪經曰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温温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禄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

君執節不二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為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弒誅死之罪克之謂矣

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弒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狥君為昏不食其言庸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殺二

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爾既殺乎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知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秋七月

冬大雨雪

三年里克之死丕鄭在秦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

矣秦伯使泠至從丕鄭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祈舉及七輿大夫鄭之子豹奔秦王使召武公及内史過賜晉侯夷吾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吕甥郤芮相不敬過歸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吕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長衆使民之道祓除其心以精之忠以立之禮以順之信以行之晉侯以惡實心施其所惡不敬王命背賂虐處替其鎮誣其王矣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大臣享其禄弗諫

而阿之亦必及焉魯侯及其夫人會齊侯於陽穀六月

魯大雩王子帶潛與伊雒之戎伐成周秦晉伐戎以救

周黄恃諸侯之睦於齊也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

我不歸楚貢楚人伐黄齊侯燕管仲酒三行仲趨出公

反之曰仲父年長寡人亦衰願一朝安仲父也仲對曰

臣聞沈於樂者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德壯而怠則失

時老而懈則無名順天之道必以善終公曰善於是齊

侯頗驕溢怠於政事仲因曰國有事終日而君不聞則

堂上遠於百里十日而君不聞則堂上遠於千里三月而君不聞則門庭遠於萬里如是而不亂亡者未之有也是故黄帝立明堂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建鼓於朝湯有總街之訊武王有靈臺之復所以開視聽廣聰明也請立嘖室目曰法簡而易行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刑審而不犯人有非上之過謂之正士名曰嘖室之議經曰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按左氏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

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于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霸業怠矣故楚人伐黄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黄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史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挾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黄

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四年春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召陵之盟管仲言於齊侯曰江黄遠齊而近楚君必歸之不歸而楚伐之則不得不救救而不及則無以宗諸侯矣齊侯不從夏楚人滅黄齊不能救王以戎難故討叔帶叔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王饗以上卿之禮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

乃職毋逆朕命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論曰諸侯之不得僭天子大夫之不得僭諸侯猶趾掌之不可為股肱股肱之不可為元首也愚觀管仲齊桓下拜及此辭饗之事可為恭矣而為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塞門反坫三歸不攝之僭何歟霸者務施報圖大權而共小節據實勢而崇虛名者也仲相桓公匡王室封諸侯號令天下幾於改物故桓公尊寵之而賜以羣臣

不得用之禮也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飲水没齒無怨言雖會盟征伐嵗臨而能使齊常冠於諸侯賦歛輕減府庫充實百姓富庶賢才服其能小民懷其惠矣故斯禮也國人以為宜賜管仲以為當得莫有知其非者孔子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所以明王霸異道義利異途示後人以天理之所在使人欲不得而汩之也

冬十月丁丑陳侯薨子欵嗣星晝隕于秦有聲經曰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黄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則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黄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蠻夷之强罪諸侯之弱責方伯連師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强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五年甲戌狄侵衛春三月陳塟其君宣公淮夷病杞齊

侯會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以謀救杞且謀王室也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秋七月魯大雩魯季友如齊晉薦饑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經曰十有三年春狄侵衛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其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具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遊

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六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帥師城緣陵而遷杞焉齊侯與之車百乘甲一千夏四月魯侯使季姬見鄫子于防季姬使鄫子來朝六月辛卯晉沙鹿崩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狄侵鄭蔡侯甹子甲午嗣秦饑乞糴于晉晉侯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

所棄也近猶儺之況怨敵乎弗聽經曰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畏仲由之說矣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明有所從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著內為志

内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宜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耳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之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期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七年冬十二月魯侯如齊楚人伐徐春正月齊侯會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使諸侯之大夫救徐三月日有食之五月齊師曹師伐厲以救徐六月魯有螽魯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雷震魯展夷伯之廟宋人伐曹徐恃諸侯之救不設備楚人敗之晉侯之入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許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

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茍列定矣敢不承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鄭去之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姑從君而西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秦伯乃舍

晉侯于靈臺秦大夫請以入公曰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地不祥必歸晉君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教乞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飴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

是乎作州兵饴甥會秦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納而不定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數慶鄭斬之而後入韓簡者曲沃武公之弟韓萬之孫也自武公幷晉國韓氏為晉大夫管仲有病齊侯

問之曰即有不諱將奈社稷何對曰鮑叔牙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可以為政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朋其可乎公曰諾仲因曰豎刁以自宮得幸衛公子開方以利口獲進易牙以殺子見用牙也不愛其子焉能愛公開方也十五年不

歸省其親焉能愛公刁也不愛其身焉能愛公顧公速之無使亂政管仲卒隰朋代之未幾亦卒於是齊侯耄矣豎刁等有寵於長衛姬侵權用事齊侯不能去經曰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横凴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於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桀夷狄安

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意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為因此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

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怨鄰而怨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八年冬十一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公問吉凶焉對曰今兹魯

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由生也吉凶由人春正月壬申魯季友卒子行父嗣為卿二月丙申鄫季姬薨夏五月甲子魯公孫茲卒鄭人殺其世子華淮夷病鄫冬十月齊侯會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以謀救鄫經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萬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於魯史亦見當時之

國有非所當告而告之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脩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霸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之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稱子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世為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襄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後人可不警哉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

則必記其塟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於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絶卓異者既書其塟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塟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兹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九年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魯侯在會季孫行父帥師滅項諸侯城鄫役人病不果城而還齊侯聞項之滅也止魯侯魯大夫會齊侯於卞齊侯乃歸公齊侯夫人王

姬無子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元鄭姬生昭葛嬴生潘密姬生商人宋華子生雍齊侯愛昭屬之宋公以為世子而五公子皆求立齊侯不能決冬十月乙亥齊侯卒易牙豎刁奉公命立無虧昭奔宋國內大亂凡六十日始赴於諸侯又七日而後殯

論曰齊桓之所以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齊桓果有匡天下之志而不求自利則管子者天下之材也當以見諸天王上言文武之勤

中述成康之盛下陳今日之衰微蓋自幽王滅于西戎秦人力戰取豐鎬平王東遷于成周虞虢魏芮皆畿內諸侯乘亂各據土宇王畿中斷無西偏矣使齊桓管仲入贊天王匡正畿甸以脩王畧謹五禮以齊諸侯整六軍以膺戎狄則周室赫然中興而王化行矣惜乎齊桓管仲不知出此而溺於飲宴衽席之間也

經曰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聖人於魯事有君臣

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詞而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郜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年冬十一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齊人殺公子無虧魯人救齊鄭伯始朝楚宋人納公子昭齊人將立昭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三月戊寅宋敗齊師

于甗立昭而還狄人救齊夏六月丁亥齊葬其君桓公邢人狄人伐衛衛侯師于兹婁狄師還經曰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伐齊之喪奉少奪尊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

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秋八月**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丁亥葬齊桓公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於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而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歿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人喪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皇王大紀卷四十一

皇王大紀卷四十二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襄王

十一年春正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四月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宋公使邾子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

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弗聽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曹人叛盟宋公將伐曹子魚曰君之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可乎弗聽師師圍曹曹國風二篇曰候人四章章四句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候人道路送賓容者何揭祋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彼曹朝也芾

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鵜洿澤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者乎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咮喙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媾厚也薈兮蔚兮南山朝隮薈蔚雲興也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雲也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婉少貌孌好也季女人之少子也女氏之弱者

曹國風三篇曰鳲鳩四章章六句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興也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執義一則用心固鳲鳩在桑其子

在梅飛在梅也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騏騏文也弁皮弁也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忒疑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正是也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曹國風終四篇曰下泉四章章四句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也愾我寤嘆念彼周京洌彼下泉浸彼苞蕭蕭蒿也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

之芃芃美貌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衛大旱衛國風九篇曰有狐三章章四句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有狐綏綏在彼淇梁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梁可厲之旁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帶所以束衣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衛人伐邢陳侯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故魯

侯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民懼而潰秦遂取梁經曰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執之是非決以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惡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耳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黄之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鄫子會盟於邾巳

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蠻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内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淡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横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象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内則没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

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荊敗蔡師始見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會盟者以齊修霸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霸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滅亡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晝攷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於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

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甲兵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强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銷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也

十二年魯新作南門郜子朝于魯三月乙巳魯西宫災滑人叛鄭鄭公子士洩堵寇師師入滑齊人狄人盟于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鬬穀於菟師師伐隨取成而還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經曰二十年春新

作南門言新者有故也言作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宫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夏郜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十三年狄侵衛宋公將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於是宋人齊

人楚人盟于鹿上魯大旱公欲焚巫尫臧孫辰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公從之宋公將會楚王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于盂子魚曰君欲已甚其何以堪楚王曰宋乃名我乎我必襲辱之楚王會諸侯于盂執宋公以伐宋魯侯伐邾楚王使宜申遺魯以宋俘魯侯會楚請宋公冬十月癸丑楚王與諸侯盟而釋之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奔魯因成風也成風言於

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脩祀紓禍也經曰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變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人於陳蔡之間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强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𠞰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隐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

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夷狄尊周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于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脩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横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郜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為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

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軟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慎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十四年魯侯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鄭伯如楚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富辰言於王曰兄弟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盍歸叔帶乎王名之自齊歸于京師邾人以須句故出師魯侯不設備臧孫辰曰小不可易也衆不可恃也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

思命不易哉先生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六月丁未戰于升陘魯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邾雖戰勝死傷甚衆無衣可復至用矢焉楚王伐宋以救鄭九月己巳朔宋公阻泓水而陣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請擊之公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又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

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丙子晨鄭文夫人羋氏姜氏勞楚王于柯澤王使示以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王入享于鄭夜出文羋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經曰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按左氏則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于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誅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

以為禮也與救奪者無興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興於誅暴救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尊使齊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受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

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十五年甲申春齊侯怨宋公之不與盟於齊也伐宋圍緡三月庚寅宋公甍傷於泓故也謚曰襄公子王臣嗣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得臣子玉也以字行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蔿吕臣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九月杞伯甍謚曰成公弟姑容嗣

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經曰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

圍緡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於泓荊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又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春秋天子之事也而尤謹于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簒弒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十六年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

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當厲宣之際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鄭在天子兄弟也兄弟之怨不徵於他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狄不祥以怨報德不仁王其若之何弗聽使頹叔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將以狄隗

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王者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者也今王棄鄭而降於狄一舉而棄七德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内則受福利外則取禍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弗聽隗氏通於叔帶王替隗氏頽叔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遂出適鄭處于汜使告諸侯曰不穀不德得罪於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伯舅魯臧文仲對

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晉侯夷吾甍謚曰惠公子圉嗣時公子重耳已在秦矣初重耳處狄十二年狐偃曰吾來此也休以擇利也盍行乎乃行過衛衛侯不禮焉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曰民生安樂孰知其他從者不可姜氏曰行也西方之書曰懷與安實疚大事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若何懷安遂行及曹曹伯聞其駢

脅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反國而得志於諸侯若誅無禮曹其首也及宋宋司馬公孫固言於公曰晉公子好善不厭父事狐偃而惠以有謀師事趙衰而文以忠貞長事賈佗而多識以恭敬動則諮焉成幼不倦君其禮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亦不禮焉叔詹諫曰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公子姬出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

人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王以周禮饗之九獻庭實旅百既饗楚王問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以君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王曰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惠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

秦秦伯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晉侯圉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毛偃從重耳狐突弗台命執之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贄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名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圉殺之秦伯納晉公子秦世子罃贈送

于渭之陽秦國風九篇曰渭陽二章章四句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母之昆弟曰舅何以贈之路車乘黄贈送也乘黄四馬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瓊瑰石而次玉公子濟河晉軍自廬柳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郇公子入于曲沃殺圉于高梁謚曰懷公吕

郤畀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辭焉曰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見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吕甥郤芮求公不獲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寛農懋穡勸分省用足

財利器明德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隷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年饑晉侯問於箕鄭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於是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於入何匱之有公使為箕公謂郭偃曰始吾以治國為易今也難對

曰君以為易其難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將至矣公問於胥臣曰吾使陽處父傅讙何如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質善而賢良贊之則濟違將不入若川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初晉侯之豎里鳧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對曰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

君而雠匹夫懼者甚衆矣公遽見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遂隱而死晉侯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陶叔狄言於公曰臣何以無賞公曰導我以仁義者受上賞禁我不得為非者次之犯矢石有汗馬之勞者又次之若徒以便嬖事我無補吾之闕徧賞之後當及汝矣晉人大説王使太宰王子文

公虎及內史興賜晉侯重耳命晉侯使上卿逆於境親
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
布几筵太宰涖之晉侯端委而入太宰以王命令冕服
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
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興歸告王曰晉侯有禮矣禮所以
觀忠信仁義也忠則分均而民不怨信則守固而令不
偷仁則行報而財不匱義則節度而動不攜四者不失
何事不濟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

晉者道相逮也宋公朝於楚還過鄭鄭伯將享之問於禮皇武子對曰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衛侯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經曰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自周無出將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恐小忿瞷鬩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

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乎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晉侯夷吾卒

十七年冬十一月衛人伐邢丙子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二月癸酉衛侯燬諡曰文公子鄭嗣宋蕩伯姬迎婦于魯宋殺其大夫王使至晉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不能脩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啓

土安疆今爲可矣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
狄以啓東道時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晉侯辭秦師而
下三月甲辰次於陽樊右師圍叔帶於温左師逆王夏
四月丁巳入于王城殺叔帶于隰戊午晉侯朝王王享
醴命之宥賜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
則備物以鎮撫百姓若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
則余一人其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晉侯遂不敢請而

受陽樊溫原欑茅之田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懷我王德未狎君政故未承命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今將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此君子之言也乃出其民楚子玉圍陳納頓子于頓衛葬其君文公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得

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以趙衰為原大夫衛人平莒于魯冬十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修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經曰二十有五年春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滅先祖之裔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絶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别焉而或名或否何也王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首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

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也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迎婦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迎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畀朝廷也姑自逆婦其失明矣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伐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皇王大紀卷四十二

皇王大紀卷四十三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襄王

十八年冬十一月己未魯侯莒兹丕公衛甯莊子速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魯西鄙討與衛盟也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齊侯伐魯北鄙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禽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

不聞以辭文仲曰國急矣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展禽曰不可乃使展喜以膏沐犒師展禽授之辭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埸之司使君盛怒親舉玉趾以暴露於敝邑之野敢犒輿師齊侯見使者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還衛人伐齊魯公子遂臧孫辰如楚乞師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子玉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楚人伐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子玉帥師伐宋圍緡魯侯以楚師伐齊取穀楚使申公叔侯戍之經曰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酅弗及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為譎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而至酅是也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詞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秋楚人

滅夔以夔子歸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己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十九年杞侯朝魯用夷禮夏四月庚寅齊侯薨謚曰孝公公子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公子而自立六月乙未齊葬其君孝公曾公子遂帥師入杞討其用夷禮也楚

王將伐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兵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茍入而賀何後之有楚王帥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冬十月甲戌曾侯會楚王盟于宋宋告急于晉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晉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行

年五十矣守學彌惇使將中軍以為大政郤溱佐之初公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狐偃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晉俗苦奢公身行儉約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民用富實懷其生矣將用之偃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偃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晉侯欲用趙衰為卿辭曰偃出三德其章

大矣公命偃偃曰毛之智賢於臣乃使狐毛將上軍而偃佐之復欲用衰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臣弗若也乃使枝將下軍而軫佐之經曰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弑之惡楚人無故僂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二十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伐衛取五鹿郤縠卒㧞下軍佐原軫代之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人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魯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戍也正月丙午晉侯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魏犨顛頡不用命爇僖負羈氏公愛犨材乃舍之殺顛頡以徇宋復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

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原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王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

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楚師老矣何故退狐偃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恵不及此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

止子玉不可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狐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可乎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二月己巳遂陳于莘北胥臣佐下軍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先軫以中軍公族横擊

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楚王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其弟叔武以受盟鄭伯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師還至于衡鄭伯會晉侯盟焉王親勞晉侯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王享醴命晉侯宥策命晉侯為晉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

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再拜稽首曰重耳敢不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三月癸丑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王庭王子虎涖盟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陳侯如會魯侯朝王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復衛侯甯俞與衛人盟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

牧圉自今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國人聞此而後不貳四月衛侯先期入公子歂犬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陳侯甍謚曰穆公子朔嗣杞夫人魯伯姬歸寧于魯魯遂如齊晉侯會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訓也壬申魯侯朝王衛侯與元咺訟甯俞為輔鍼

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

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元咺歸

于衛立公子瑕許男不會諸侯圍之晉侯有疾曹伯之

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

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

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伯

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

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經曰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憒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衆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于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按左氏買為楚戍衛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無罪矣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

之也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古者覿文匿武脩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襄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脩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楚兵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從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

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上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矣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末世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即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怨不思難

惟恐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履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盖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爾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於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於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曰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

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公朝于王

所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何必於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岳有常所具宮室道途可以預脩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使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

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始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悞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於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絶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於河陽

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天王

狩於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於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而諱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是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之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諸侯遂圍許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以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令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

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稱遂繼事之詞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二十一年介葛盧朝于魯魯侯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魯大雨雹介葛盧以未見公復來朝晉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有三賞軍代善君能其官且臣之

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且居將上軍經曰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工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秋大雨雹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冬介葛盧來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晉人侵鄭以覘其可攻與否狀問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臧孫辰言於魯侯曰衛君之罪何至是刑無有隱者隱乃諱也今晉如是諱殺之也君盍請之以親兄弟之國公為之請晉侯將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而叔父聽之一逆矣況為臣而殺其君乎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公子瑕及瑕弟子儀衛侯歸于衛晉侯秦

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鄭公子蘭在晉晉侯欲與之圍鄭蘭固辭許之晉軍函陵秦軍氾南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秦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

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狐偃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伯有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既而文公與之蘭生子遂以名之時子蘭在晉公使石甲父侯宣多逆之以為世子而求成焉晉人許之介人侵蕭王使宰周公閱聘于魯使仲遂如京師遂初聘于晉經曰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率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

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己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殺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忘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憯於志鏌鎁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論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以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及公子瑕

公子瑕未聞有罪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刻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

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之以小怨妨大徳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枝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況于戚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己至於網羅誅殺無以庇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晉人

秦人圍鄭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於晉秦何貶乎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晉文以私忿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釁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介

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以隙公自魯逆王后皆所

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氷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

二十三年晉告諸侯受曹地魯臧孫辰行宿于重館重館人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魯仲遂如晉拜曹田也魯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

曰牲止祀泰山河海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使將新上軍杞夫人伯姬歸魯求婦焉狄圍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侯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俞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海有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及天之三辰民之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海鳥之至避其災乎而祀之難以為仁且智矣經曰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

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嘏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悖矣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大夫庶人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

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不從乃免牲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猶三望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令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僭者可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昌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何況于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乎秋圍衛十有二月衛

遷于帝丘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虚亦衛地也狄甞廹逐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戎甞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夷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於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强於政治晉文無郤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皇王大紀卷四十三